

第三夜 三貂海灣

征服者的海灣

「你摸過海膽嗎？」

海鮮店的老闆望著我，笑容可掬。沒想到會被搭話，我驚訝地搖頭，她從白色塑膠桶裡拿出兩顆海膽，透明無色的海水隨著海膽滴入我掌心，意外地燙。坦白說，那次體驗有點嚇人——雖然除了證明我這個都市人多粗鄙無知外，也沒別的了。總之，我揣著海膽，心裡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：海膽果然是生物。

這不是廢話？各位讀者或許也覺得可笑吧。但光看照片，海膽那硬邦邦的外殼、過長的棘刺，不覺得跟陸上生物差太多？就算理智上明白，海膽在我心裡更接近無機物，直到實際接觸，看它以毛毛蟲前進般的速度挪動棘刺，搞不懂是想逃跑還是掙扎，我才不得不承認那是「活的」。同時，對接下來就要剖開它，大快朵頤其生殖腺這件事，與其說興奮，更有種略帶苦鹹的不安。

果然我是都市人吧！被分工社會馴化的我，已經習慣將食材與生命分開看待。也不是無知，只是從意識深處隔絕、抹除了徒勞的憐憫，也扼殺身為食肉者的覺悟；要說是為了精神衛生也行，但過度無菌的結果，就是缺乏免疫。

而這裡，並沒有那種人造的心理隔離。

★

這些事，發生在離基隆一小時車程，一個叫「馬崗」的小漁村。此地位於臺灣極東點的海岬附近，有著「臺灣最東邊的咖啡館」，是徒步就能走完，居民或許不滿百人的海角聚落。聽說村裡仍有人以海女為業——她們不靠水肺，只帶著簡易工具潛入海中採集石花菜、海膽、龍蝦等生物，是即使危險，也將生命投向洶湧暗流的考驗，獲取戰利品的勇者。

這種水底下的技藝，是日本時代引進，而非漢人傳統。即使日本政權早已離開，但無論好壞，時代痕跡沒這麼容易被根除。我想起「琉球漁民慰靈碑」碑文，這種挑戰大海的堅毅態度，是否也是琉球人帶來的呢？無論如何，這裡

很親近海，能感到大海不只是機械性的漲退潮，還有某種精神性，那種神秘越過海岸線，淹沒村落，與整個馬崗共存。前面提到的海鮮店，小到甚至擺不下水族箱，但也沒有必要，因為大海就是水族箱，何必養在店裡？客人點什麼海鮮，去抓就有了。光我在店裡用餐這段時間，老闆就帶回了兩批海產。

就是這樣與海共存的生活，讓他們擁有都市人缺乏的事物。

漁村東側有幾間石頭厝，據說清國時代就佇立在那，它們由深灰色石頭砌成，水泥雖龜裂，圍牆也斑駁破碎，但意外地厚重結實；聽說這些房子是努力從開發浪潮下保住的，而且命運未決。原地主未與居民商議，就將土地買給開發商，開發商要求居民拆屋還地——真是膩到生厭的戲碼。我詫異的是，連這樣邊陲的海角樂園，都難逃開發的追緝？逃得過颱風，也沒遭海風侵坍，要是最後摧毀這些百年古厝的不是自然，而是人類社會的野蠻遊戲，那人們該如何守護自己珍視的事物，或許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大問題吧。

海的對面有條步道，可通往海岬上方，循路而上，在三十幾層樓高的岬角頂端，有座燈塔。要是在漁村過夜，想必能看到燈塔發出光輝，就像漆黑大海的晨星吧！那是三貂角燈塔。晴空萬里時，白燦燦的塔身相當刺目，給人地中海建築般的印象。不知是不是為了迎合這種印象，附近造了歐式的純白圓頂涼亭，從那裡看太平洋，能遠遠看見巨大石龜浮出海面——

那是宜蘭的象徵，龜山島。

不愧是極東之地，還在新北市，就己能眺望龜山島。說起來，各位知道「三貂角」的由來嗎？有一說是漢人移民到此，覺得山勢看來像三隻貂，因故命名；又或三貂是三朝之訛誤，原意是穿過這叢山峻嶺要花三天時間云云……這種望文生義的典故，我們就一笑置之吧！最合理的說法，是西班牙人留下的。在抵達基隆前，他們先到了東北角，並在附近上岸，將該地命名為聖地亞哥（Santiago），久而久之，人們也忘了其源流，只剩下「三貂」這個發音。

聖地亞哥就是耶穌的門徒聖雅各，西班牙視他為守護聖人。據說摩爾人殖民西班牙時，聖雅各曾顯靈於戰場之上，騎著白馬，高舉白旗，帶領西班牙人殺死數千個摩爾人，因此有「摩爾人殺手」之稱。等西班牙當了殖民者，他們便將這位守護聖人的名字帶到殖民地，到處留下「聖地亞哥」的印記——何等諷刺。

幾百年前的西班牙艦隊，應該也曾繞過龜山島，出現在眼前這片海域吧！那時岬角還無人居住，會被艦隊嚇到的，大概只有獼猴、松鼠、梅花鹿。

三貂角就是「聖地亞哥岬角」，這應該沒錯。但被稱為「聖地亞哥」的登陸地，或許不是岬角本身。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時，聖雅各作為「摩爾人殺手」，其主要形象是征服者，有對抗當地原住民神祇的神聖力量；照這個理路推想，最初被命名為聖地亞哥之處，肯定有原住民部落！那會在哪？現在，請各位讀者打開地圖，找到三貂角，接著往西航行，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樣。沒多久，各位就會在福隆海水浴場的沙洲旁，看到一個叫「舊社」的地方。

我想那就是西班牙人口中的聖地亞哥，荷蘭人口中的聖雅各（St. Jago），或是漢人口中的「三貂社」——

也就是巴賽族聚落，基瓦諾灣（Kivanowan）。

基瓦諾灣的祖廟

福隆海水浴場位於雙溪出海口，也是知名的休憩地；像福隆沙雕季、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節等等，都在這片沙灘舉辦。那種人擠人的活動，我雖沒參加過，卻對那片綿延不絕的濱海沙漠印象深刻；我跟妻子曾在那裡發現被海打上岸，漁船用的巨大集魚白熾燈。

渾圓的球體一半埋在熱沙裡，表面因海風刻蝕而有些朦朧，但鎊絲清晰可見，像水晶球，又像科幻電影場景——在全是沙漠的遙遠星球，守護智慧物種用的透明圓罩。那是帶著幻想感又有點荒涼的海灘，當年西班牙人看到的海岸線，是否也如此呢？

不過要追尋基瓦諾灣，與其到舊社，不如溯著海水浴場旁的溪流而上，一段距離外有個叫「新社」的古老聚落。畢竟稱為舊社，就是因為巴賽人已離開那裡。那麼說來，難道新社至今仍是巴賽族聚落……？

這我不敢說，畢竟沒有統計數據，但那裡確實有珍貴的巴賽族痕跡；即使族人四散，說不定仍在他們心中佔有一席之地，就是那樣的精神象徵。

從福隆海水浴場後方的沙灘出發，沿著狹窄的柏油路，最初還能見到溪流，很快就看不到了。一路上都是茂密的竹林與樹叢，意外地不怎麼熱。除舊社附近有比較多民宅，大多是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鄉野風光。

大約走三十幾分鐘，平坦的溪流重新出現在左側，不遠處有座水泥橋，來到橋上，能俯瞰碧綠的河流在眾山丘間蜿蜒，最後在看不見的地方入海，這視野讓人心情舒暢。或許上游沒有水庫吧！溪水充沛到幾乎容不下河床。比起我看慣的那種鵝卵石裸露、乾涸到讓人憂心的河道，這樣的河流或許更接近臺灣的原貌。

橋的對面就是新社。

不是異界。沒什麼神秘的。就是普通尋常的現代村落。但民宅很少，我看見的只有幾戶，甚至不如舊社；路邊有間媽祖廟，據說曾有巴賽族婦女在海邊採石花菜，發現木雕媽祖卡在海底岩洞，就帶回建此廟。原本族人也在媽祖廟裡祭祀祖靈，但比較晚來的漢人漸感不滿，大概是覺得媽祖娘娘與異族的祖靈擺在一起，不倫不類吧。修廟時，漢人也花了錢，可能把這當成有權決定拜哪些神的依據，衝突的結果，就是巴賽族另找地方祭拜祖先，現址就在媽祖廟附近，走路甚至不到一分鐘。

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巴賽族精神象徵——山西祠。

是的，如果各位讀者還記得金包里之夜，想必對「山西」不陌生吧？廟裡紅色的牌位以金字寫著「祖曰來自山那賽，後閩音譯之山西也」，算是坐實了之前的推測。說起來，Sanasai傳說遍及整個東海岸，就只有此地存在唯一的物質結晶！那座悠遠的起源神話之島，總算也有了休息之處……

不過該怎麼說呢？這間祠堂被重修過，我看到時，可被嚇到了。

祠堂正門不是對著道路，而是西方，兩側的門有早期原住民繪畫的複製品，其中一張令我皺眉。據我所知，那張圖出自十九世紀某個比利時人的作品，雖稱為福爾摩沙原住民，但應該是西拉雅人，出現在巴賽人祖廟上，總覺得說不過去。事實上，這種微妙、讓人不知所措的錯亂，可說散落在祠堂種種線索間，就像靜電，看不見卻會引起刺痛。此處說是巴賽族祖廟，但在那種令人發麻的感覺底下，更像是某種遭打壓的怨念化身。

在此提醒讀者，這個地方，或許跟各位想像的截然不同。

★

祠堂前方的對聯便帶著難以無視的情緒：

繩文歷史我開基
台灣礦業我先行

比起對聯，或許更接近表態，但看到「繩文」二字，總覺得不痛快；繩文與臺灣無關，是日本史前文化的原住民。但話說回來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繩文人雖是原住民，卻被亞洲大陸移居來的彌生人取代，最終沒落；表面寫「繩文」，其實是替所有被取代的族群發出吶喊吧！橫批寫「德澤披被史上無名」，更彰顯了冤屈與憤慨。

如果只是憤慨，還不至於讓人無所適從。但祠堂內的紋飾，融合眾多原住民族風格，與其說代表巴賽族，不如說混雜各種模糊的原住民印象。還有真假難辯的陳列，這間祠堂已像小小的展覽間，有文物與解說牌，牌位底下，有塊據稱四千年前的「巴賽族幾何文石碑」——

坦白說，粗糙的石面上，實在看不出符文在哪。但比起這個，我首先冒出的情緒是「不服」。要主張四千年前的居民跟現代巴賽族有文化連續性，其實很難，畢竟也可能原居民搬走了，巴賽族再搬過來。更別說那時有沒有文字，石面上的是不是文字，這些都有不小的爭議。

有面牆繪製了極寬廣的竹筏，上面蓋房屋，被稱為「瓦諾方舟」，又叫「圭籠船屋」，這也讓我瞠目結舌。「瓦諾方舟」語出何典，這我們暫且擱置，然而圭籠就是雞籠，要說那裡有船屋？恕我孤陋寡聞，沒聽過，也很存疑。

其實這種船屋並非不存在。譬如飄泊在印尼海域的巴夭族，他們就是直接在船上架屋，遮風避雨，有海上吉普賽人之稱。但十七世紀初，雞籠人在岸上是有聚落的，真有造船屋的必要？

一百多年前建立的山西祠，肯定不是這般樣貌。這都是當代設置，反映當代巴賽族（至少部分巴賽族）的想像；但這些缺乏根據的歷史究竟有何意義？不，這甚至不能稱作歷史了，應該視為神話——

神話……原來如此，是神話嗎？

想到這，與其說釋然，反倒起了些雞皮疙瘩。

或許這裡的陳列，正是重建「何謂巴賽族」的神話吧！容納眾多原住民族元素，是因為比起追究巴賽族的史實面貌，與漢族的區隔更重要；日本時代流傳的眾多Sanasai傳說中，有些已明顯接受漢族敘事，說是從唐山的山西過來。那麼，要如何在已經降伏的記憶中奪回自我？在此需要新的界線。

也就是說，現在的巴賽族，祈求的不是考古結論與史料，而是與將漢族隔絕到「體外」，近乎排毒的精神之藥！為此，就算創造虛幻的歷史也無妨。事實上，誰知道乍看荒唐的四千年幾何文石碑，幾百年後會不會成為巴賽族的聖物？神話就是這麼打造出來的。

祠堂裡有一整面牆在抗議國家暴政，說臺電的公路工程毀壞了冶煉遺址，甚至寫著詛咒之語：

被詛咒的聖地『鹽寮黑石礁遺址』，自古有不可侵犯的禁忌，任何人有不敬或毀損本聖地，厄運伴隨一生及滅絕之特記。

這確實是一種咒語，難怪鬼氣森森。其實最初看這段文字嚇了一跳，這若是事實，無疑是對古老文明的傷害；但回來查閱資料，反而猶豫了。與其說懷疑或否定，不如說不同立場各執一詞，我的學術能力還不足以判斷。

此處憤怒的對象可說是臺電，但或許也能說是對漢人國家。我閱讀某些原住民文獻時，曾看到土地就像血肉，是他們的身體之類的說法，雖然無法肯定巴賽族也是如此，但這種情緒其實不難想像。

生活的空間，像是山脈、河川、海洋、魚群、野鹿、百合花、獵物的生與死……那些並非單純的「自然」，還是經驗的落腳處；就像我們肯定能說出自己幼時在哪塊石頭下跌傷，造成哪個無法完全痊癒的傷口，或是差點在哪邊溺

死，在哪裡跟童年好友嬉戲。不只個人的，我們還分享了友人、家族、祖先的經驗。那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要是被剝奪，就如同精神上的分屍。

但對這些傳承，為何後來的居民能視為純粹的資源加以利用，甚至踐踏呢？對被驅趕的人們來說，這形成龐大的疑問，並在得不到解答的同時，轉化為沒有出口的怨恨，進而想從自己體內，將征服者驅逐出去。念及於此，再環顧這燈光微弱的神話之廟……

那種靜電般的感受平息下來了，卻還是難以消化。是啊，就算這裡承載的故事全都缺乏根據，旁人又有什麼資格嗤笑？

話說回來，為何臺電閒來無事，要在巴賽族的舊領域施工？

理由很簡單。

聖地亞哥海灣後方曾有眾多零散的巴賽部落，現在卻有廣大土地被規劃為核四廠；核四廠存封後，那裡成了科技巨獸的冗贅屍骸，可巨獸曾經造成的破壞，也已無法復原。

征服者的海灣

說起來，其實我見過核四設施。

某年元旦，我突發奇想，帶著妻子在東北角旅行，第一站就是鹽寮。那是個長滿林投樹，沙灘上岩角嶙峋的海灣。涓涓溪流割出河道，探出海面的礁石被浪拍打，閃閃發光。看向右方，海灣盡頭是婀娜多姿的海角諸峰。

岸上有許多創意驚人的沙雕，譬如愛因斯坦頂著招牌鬼臉破牆而出，宛如進擊的巨人；那是福隆沙雕季的展示。我有些驚訝，本以為這些沙雕會集中在福隆海水浴場，竟連鹽寮都有？但想想也不奇怪，畢竟就是同一片海灣。

雖然是冬天，早上的海風卻不怎麼冷。漫步沙灘時，我注意到左側有道長堤，唐突地截斷海灣；堤防大約四、五百公尺長，是由石頭砌成的，後方有幾棟淺綠色建築，看來不像民居，還有巨大桶槽。怎會有這麼煞風景的景觀？原本我也沒深思，但後來調查，才發現那就是核四廠專用港——

如果核四廠沒存封，用來降溫的冷卻水，就會由此港汲入與排出。不知不覺間，原來我們已在那座巨大科技怪獸的腳底；從公路看，其實跟普通工廠差

不多，要是對核四廠在哪一無所知，恐怕誰也想不到裡頭囚禁了一頭發電怪獸吧！說來羞愧，雖然知道核四廠在貢寮，然而親身來到這片海灣，我也後知後覺，沒想起核電廠的事。但請容我辯解，畢竟我跟妻子不是為了考察核電廠而來，是為了某個紀念碑。

鹽寮抗日紀念碑，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上陸地紀念碑。就在鹽寮海濱公園的某個木棧道盡頭，被人工種植的濱海植物包圍著。對比遼闊的大海，就算是數公尺高的紀念碑，看來也有些難捨的寂寞。

★

其實鹽寮沒什麼盛大的抗日行動。既然如此，為何會有「抗日紀念碑」？答案是，帶著日本殖民時代降落這塊土地的乙未戰爭，就是以這個海灣為起點——這裡是日軍最早的登陸地。

馬關條約後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，但臺灣人拒絕成為日本人。

這不難想像。成為某個國家的殖民地，被當成次等人，怎麼想都沒好處；為了賦予抵抗正當性，臺灣民主國被趕鴨子上架，而宣布國家成立後的短短幾天，接收臺灣的軍隊就已來到這個海灣。率軍的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，日本皇族。

戰爭的結果，各位也知道吧？

抵抗幾個月，推舉出來的領導者大都逃亡了。畢竟家不在臺灣，無法勉強他們為這座異域之島而死吧！無處可逃的居民只能投降，設法減少犧牲，之後就算有零星的抵抗，也已動搖不了大局。

在這幾個月間，能久親王過世了。

官方說是病死，可臺灣鄉親不這麼想。傳說中，他是被反抗軍殺死的。誇張地說，幾乎所有能久親王參與的戰場都流傳著這類傳說；但考量到他不可能在不同戰場上被殺死這麼多次，其中絕大多數肯定是假的。

這也難怪。對抵抗軍，或與他們同樣立場的老百姓來說，那是必要的吧；為了襯托那煙火般燦爛虛幻的臺灣民主國，殺死親王的名譽，豈不是如同王冠

般誘人？只要抱著這王冠，就算斃死於王座，國家覆滅，也有種得償所願的痛快。

總督府的敘事完全不同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後，不但被當成偉人，還升格成神祇，受臺灣眾多神社祭祀；其逝世之日就是臺灣神社例祭日，那是總督府動員臺灣人民全體共同慶祝的盛大日子，連深山的原住民部落也不例外。換言之，如果我們出生在日本時代，幾乎不可能不認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；他是殖民者的象徵，其傳說遍及這塊殖民地，有著數不盡的紀念碑——這一切都始自他登陸這片海灣。

真難以想像。這片寧靜優美的海灣，竟曾迎來這麼多殖民者。西班牙人抵達時，還只有兩艘大船與十二艘戎克船，總計六百人。日軍可不同了，根據文獻，光登陸就分成好幾批，要容納數萬人的軍隊，可能直到福隆海水浴場都容納不下。等軍隊紮營，準備好，恭迎能久親王上岸，已是隔天的事。

穿著黑衣的日本軍密密麻麻，像螞蟻一樣，沙灘堆滿了武器與補給品，海風中瀰漫著濃稠到哀傷的肅殺之氣。這些來到異域的士兵，原本駐守在遼東半島，根本沒聽過臺灣，是在命令下倉促抵達。接下來有不少人將會死於水土不服，但他們一無所知。面對壯麗的南方海灣，他們露出的是怎樣的表情？

據說當時有士兵挖附近的地瓜來烤，香氣逼人，引起能久親王注意，還問可不可以嚐一嚐。能久親王在臺灣吃的第一道美食居然是地瓜？還真意想不到。但這軼事很有名，不知是不是要強調他親民，常被文獻提到。總之，作為日軍最重要的初登陸地點，這裡當然也立了紀念碑。

不，等一下。現在立於此處的，不是鹽寮抗日紀念碑嗎？怎麼會是什麼登陸紀念碑？沒錯，對熟悉臺灣文化資產的朋友來說，接下來的發展肯定不意外；就像基隆的樺山資紀被替換成蔣介石，此地的紀念碑也被替換了。

不過這座抗日紀念碑有點言過其實。在此不引全文，只提一小段，這裡說能久親王登陸後，「守軍寡不敵眾，小戰即退，鹽寮遂陷」，但據我所知並非如此。當時鹽寮守軍只是開幾槍示威，沒交鋒就竄逃了。

或許是不打沒把握的仗吧？我們不在現場，沒立場評斷他們，但這終究不是值得驕傲的戰績，不好寫在抗日紀念碑上，或許就是如此，才誇飾為小戰即退；至於是否合理，相信各位讀者自有心證。

★

——雖是題外話，或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挺寂寞的。

我有位藝術家朋友 F，曾以能久親王為主題拍了短片策展。他說，能久親王在戰後就被徹底遺忘；也難怪，作為殖民神話的象徵，臺灣跟日本都不願想起他。不過，那個男人終究是侵略者，真有需要同情嗎？這種想法我也理解，但反過來說，這位侵略者又真的是依本人意願擔任征臺大將的嗎？

各位讀者或許不知，其實能久親王曾被推舉為東武天皇——

不，只是傳聞而已，沒被歷史承認。但已知的事實是，他曾被捲入日本內戰，被北方陣營推為盟主；那個臨時政府為了宣揚自身的正當性，將他立為天皇也不奇怪。但北方陣營落敗後，他就被明治政府軟禁，甚至一度被剝奪親王身份。雖然這一切可能都無關他的意願，包括擔任盟主，畢竟在那個時代，很容易被時代的浪潮沖走。但對明治政府，能久親王就算不憎恨，想必也抱著極為複雜的心情。

後來能久親王出國求學，發生了一些讓明治政府不滿的事，再度被召回國，成為軍人。就算是「皇叔」，明治天皇究竟是怎麼看待這位曾經的政敵呢？從陰謀論的角度，他被派遣到臺灣，除了「皇族登陸臺灣」的象徵意義，不也是倘若戰死最沒有損失的皇族嗎……？

老實說，全都沒根據。我對日本史一知半解，這話各位聽聽就好。不過要是歷史有了變化，那場內戰最後是能久親王，不，是東武天皇獲勝，至少他不可能被派遣到異域，最後死在那裡吧！為了調查能久親王對明治政府抱持什麼情感，我看了一些資料，但或許是能力不足，幾乎沒找到他本人說過的任何一句話——那些能表現個性的話語，要不是沒留在歷史上，要不就是沒人在乎。

這位被殖民政權捧為神祇，戰敗後又遭遺忘的親王，如果他在歷史留下的痕跡其實不能反映本人意志，那當他在異域的病榻上回顧自己一生時，究竟會想些什麼呢？

不過所謂神話，大抵如此。神話人物承載的是族群的希望與野心，至於個人想法，就是那麼地微不足道。

★

鹽寮海灘北方不遠處，有個叫「澳底」的小鎮。離開紀念碑後，我與妻子在那裡的海產店吃飯，並被這裡海產的鮮活給嚇到。

當時點的是龍蝦二吃，盤子端上來，剛剝下的蝦殼完整置於刺身旁，仔細看，眼珠與幾隻腳居然還在動——太新鮮，不，太駭人了！牠無疑已經死了，那些顫動不過是神經反射，但還是驚壞了都市人；店家裝了杯混米酒的龍蝦血給我們，說是證明新鮮，因為龍蝦血放久會稠，最後也確實變成果凍狀，隱隱發出藍色螢光。我嚐了一口，難以接受。

在這滿街海產店的小鎮裡，也藏有一個歷史遺物。

海產店附近有條小巷子，轉幾個彎來到河邊，路旁荒煙蔓草，有座不起眼的墓，別看它不氣派，墓的主人可說是赫赫有名：吳沙，那個帶漢人開墾噶瑪蘭，徹底改變宜蘭歷史的男子。

墓碑上刻有「開蘭」兩字，像堂皇的冠冕。

各位讀者可能覺得奇怪，作為開蘭先鋒，吳沙的墓怎會在此？其實早在開蘭前，吳沙就已在三貂社住了二十年，埋葬於此也是他的遺願。不過，吳沙的開蘭事蹟暫且擱置吧，畢竟還有好幾個夜晚，總會提到他。

先聊聊一則傳說。記得在某篇文章看過，現在想不起來了，也不保證沒記錯，但基瓦諾灣部落似乎流傳著一個禁忌：族人不得與姓吳的人成親。

為什麼？原來巴賽人之所以離開舊社，就是被姓吳的漢人趕走的，而且當時肯定有械鬥殺傷，才成為世仇，子孫血脈永世不得與吳家結緣。既然姓吳，相信讀者也自然而然聯想到了某人。那麼請各位猜看看，姓吳的漢人就是吳沙嗎？

在鄉里傳說間，似乎確是如此。

舊社有間昭慧廟，是漢族移民所建，沿革碑文寫著「漳籍移民隨吳沙等人拓墾此地」、「常與該族發生衝突械鬪」等語，如果這是史實，那趕走巴賽族的族群，就確與吳沙有關。

但這真的就是史實嗎？

據考察，移墾舊社的吳氏來自梅州，且實際開拓時，吳沙已然過世，說他們是吳沙帶來的恐怕太過誇大。說起來，為何清國最初會注意到三貂灣有個吳沙呢？原來平定林爽文之亂後，清國擔心其殘黨逃到後山，難以殲滅，後經官員調查，說三貂是淡水通往後山的樞紐，那裡的吳沙「民番素信」，可請他幫忙防堵。

如果那位官員所言非虛，就表示吳沙在巴賽人間也有聲望，至少不是敵人。說到此，或許已可證明舊社的恩怨與吳沙無關。那碑文為何如此記載？傳說就是這樣，當同一個故事輾轉傳了好幾遍，複雜的元素就會被過濾、淘汰。但吳沙享有盛名，自然更容易在時間的淘洗下留存下來。

話說回來——

在那個清國還不瞭解「後山」的時代，為何吳沙就已定居三貂？

有個說法是這樣的。吳沙跟噶瑪蘭人做生意，很可能已經看上那塊肥沃的土地；三貂只是開蘭據點，他真正的野心，位於三貂角延伸出來的雪山群峰後方。

這是後見之明嗎？有可能。畢竟他是開蘭先鋒，這樣的詮釋不算是無中生有。況且他確實掌控了經三貂角前往宜蘭的道路。為何官員說吳沙能協助防堵林爽文殘黨逃往後山？不只是聲望，更重要的是吳沙家族在遠望坑等入蘭要道設隘口，向行人收取費用，保護他們前往噶瑪蘭；有這種實力與準備，要說是基於野心也不意外。

兩百多年前，還沒有這麼多房子時，吳沙是否曾眺望東方群峰，夢想著後方美麗的平原呢？那名四、五十歲的男子已見過噶瑪蘭人，見過那廣大平原，恐怕，也知道後方的後方還有更多未踏之地吧！他怎麼思索漢人與噶瑪蘭人的共存，不是這一夜的主題，但考慮後來宜蘭的變化，甚至還有被迫離開宜蘭平原的噶瑪蘭人——

要是有人將吳沙視為征服者，大概也不奇怪。

雄鎮蠻煙

古早從淡北到宜蘭，當然沒有現在那麼方面的雪山隧道。但要說徹底隔絕，也非如此。譬如，巴賽人就深諳三貂海灣到噶瑪蘭的航線，只是這條航線受季風影響，有其限制。至於陸路，可以在還沒修路的時代走進密林，披荊斬棘，穿過雪山群峰。後者遺留至今的深山小路，就是所謂的「淡蘭古道」。

古道不只一條，由於時代變遷，多半也只剩部分路段，有些甚至湮沒。據說吳沙經商、開墾噶瑪蘭，走的是薩薩嶺古道，但我接下來不會追隨吳沙的足跡，而是走另一條路：草嶺古道。

為什麼？雖然真正的理由是薩薩嶺古道頗崎嶇難行，人煙罕至，在未確定這段山路難度的情況下，我沒勇氣輕易挑戰。但若要找個堂而皇之的藉口，以下說法應該還算合理：草嶺古道才是清代官方的「入蘭正道」，即使在日本時代，也是知名的登山步道。要見證歷史，這條路當然有更多痕跡。

不是信口雌黃，這條路上是真有好幾處古蹟。

★

前往草嶺古道的路比我想的長。走出福隆車站時，我還以為很好抵達，畢竟附近就有指標；但到了遊客中心，櫃檯的小姐聽我的目的地，面露難色：「你走過去很辛苦喔，大概要走一個小時。」

啊？我怔住，接著才用網路地圖估算距離，哎呀，真是如此！而且剛錯過一班公車，下一班要很久。對如此侷促的我，小姐親切地問要不要幫忙叫計程車？我同意了，並問了句「請問搭計程車去，我來得及在太陽下山前走完古道嗎？」

結果又害她面有難色。

請看啊請看，各位讀者，您眼前的這位旅人到底有多莽撞、多不用心安排行程，應該是不用多說了。幸好我沒天真地挑戰薩薩嶺古道，不然天曉得多狼狽！

草嶺古道不愧是熱門古道，走起來算輕鬆，遊客也不少，不怕出事。計程車沒辦法載客到登山口，因為有一座小橋，車子不便過去。但下車後，登山口

也不遠了。從那裡走約四十分鐘，就能抵達第一個古蹟——寫著「雄鎮蠻煙」的巨石。

到底是誰會在這樣的深山巨石留下墨跡？我不禁暗忖。

現在巨石旁有修築的平臺，可供人接近，但在清國時代，或許沒有道路，都是荒煙蔓草吧！石頭高兩層樓，有一面特別平坦，上面用漂亮的行楷陰刻了「雄鎮蠻煙」四個大字，落款是「欽命提督軍門鎮守台澎掛印，總兵斐凌阿巴圖魯劉明燈書」。

斐凌阿巴圖魯是清國封號，具體意思我也不清楚，就不勉強解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年是同治六年，正好發生羅妹號事件；一艘美國船隻在恆春遇難，船員被原住民殺害，美國派外交官來臺處理，劉明燈奉命協助，安排外交官與原住民領袖見面，最後雙方簽訂條約，希望避免悲劇再度發生——寫下「雄鎮蠻煙」四字的時間點，就在那件事後不久。

關於此石，民間有這樣的故事。劉明燈北巡噶瑪蘭時，經過這條古道，突然濃霧四起，轉眼間吞沒群山，連路都看不到；這位總兵認為霧氣是山裡魔魅所致，為了驅散濃霧，就寫下這四字鎮壓。

不知各位讀者怎麼看待這個傳說？在我看來，都快迷失霧中了，還能找到這麼適合的大石，磨墨書寫，鑿石刻字，這等閒情逸致，不怎麼實際吧。這片山林或許常有濃霧，對往來淡蘭的商旅來說，確實也可能聯想到精怪，但鎮壓魔魅云云，大概是附會。

比起厭勝之法，「雄鎮蠻煙」大可就字面解釋。「蠻」是待開墾的蠻荒，或南方蠻族，既然要「鎮」，八成是後者吧？當時噶瑪蘭已納入清國版圖好幾十年，此地又是通往噶瑪蘭的要道，那這四個字，或許可看成劉明燈對統御異族的總結或期許。

——要是沒有吳沙，或許漢人還是會闖進噶瑪蘭吧。噶瑪蘭廳或許早晚都會設置，但可能會延宕很久，甚至誇張點，可能遲至日本時代，才由日本人攻打下來，設行政區。劉明燈能在當時悠閒地寫下這四個字，正是吳沙造成的結果；這塊巨石無疑是開蘭史的見證。

除了「雄鎮蠻煙」，劉明燈還留下了別的足跡。此前大概再走三十分鐘，視野豁然開朗，原本遮蔽其上的林蔭，不知何時消失了，山勢不再高聳，更多是和緩的坡地與滿山芒草。草嶺之名，就是因為這片茫茫無邊際的芒草原上，居然一棵樹都沒有。

若是芒草花開的季節，恐怕會讓人大開眼界，即使不是，這段山路也美麗而開闊。原本古道石階還有些難走，但到了草嶺，坡度趨緩，走起來十分輕鬆愉快。路旁有塊巨石，石頭本身雖不及「雄鎮蠻煙」高大，石面的文字卻更張揚、醒目，那就是赫赫有名的「虎字碑」。眾多遊客競相與之合照，我排隊排了好一陣子，才得以接近。

此碑同樣是劉明燈所寫，雖沒特別去量，但那個「虎」字恐怕比成年男性的軀幹還巨大！為何有此碑呢？傳說草嶺有妖怪，能製造大風，行人的傘往往被吹破，以致滿地傘架，無人收拾。劉明燈為對付此妖，參考《易經》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之說，在此寫了「虎」，以號令狂風停息——沒錯，又是厭勝之法。

這傳說比「雄鎮蠻煙」合理，但老實說，劉明燈顯然不是厭勝專家。我後來又來了幾次草嶺，某次風大到走路都站不穩，空氣像被逼緊般，發出哨子般的聲響，沒幾分鐘我就頭痛欲裂，得將外套蓋在頭上充當帽子才好轉——虎字碑根本拿那個妖怪沒轍！

其實草嶺外，劉明燈在別處也留了虎字碑，因此鎮壓風魔之說，大概仍是附會。但他為何這麼偏愛「虎」字？雖然只是揣測，但或許跟他家鄉的信仰有關；劉明燈不是漢人，相傳其族裔有位古老先祖，死後化作白虎守護他們，因此白虎被視為神靈，甚至是生活中常見的圖騰。對這位總兵來說，或許「虎」字真能驅邪，甚至是帶來幸運的祝禱，但跟什麼「雲從龍、風從虎」無關。

現在碑上除了虎字，還刻有甲骨文，這引發了一件趣事：有人因此主張臺灣有上古文明，虎字碑即是物證。真的嗎？其實這類超自然、古文明之類的觀點，我通常不以為然，因為多半沒有別的考古證據支持，只是否證太費力而已。但說來幸運，這例子剛好不難解決，日本時代曾有人拍了虎字碑的照片，只要翻出照片，就知道此說不足為信——碑面很乾淨，根本沒有這些字。

但新的問題來了。這些字是哪來的？為何要寫？為了解開謎團，有人把甲骨文解讀出來，如下：

登此嵯峨西望我鄉哀哉我鄉赤炎為禍

赤炎——即以赤紅為代表色的共產黨。真相很明顯了，這些字很可能出自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某人之手筆，別說幾千年，根本就是近代產物！坦白說，古文明還比較有趣，看著這些字，我心情有些憤懣。

因為這段文字有嚴重的錯謬。

「登此嵯峨西望我鄉」，這話在臺灣西岸說沒問題，但草嶺古道已靠近臺灣極東點，再往前的海，是東方的太平洋，就算登上最高峰西望，也會被大屯火山群遮擋視線。因此望鄉並非現實，也無法實現，只是某種沉溺的自憐。

其實我懂，畢竟我也是中文系出身。

不知各位是否曉得？文言文或古典漢文學的濃烈幻想性，在這個時代其實是抗拒現實的。或許有讀者不覺得，但要是古典漢詩詞裡出現現代詞彙，如汽車、電腦，不會有美感上的反彈嗎？雖然也有作者努力融入當代，但剛剛的直覺不容忽視；它直指古典漢詩文的美學核心——拒絕新事物，只是複製、召喚、重述已逝時代的美感而已。

我不是否定喔，事實上我能理解，也能欣賞。但這種美就算芬芳，也是沒有生命與未來的腐朽之香；它抗拒這個時代，不仰賴現實也能生效，甚至將已逝時代的殘香錯認為現實。就像夏夜驚醒，總是有這麼一瞬間，搞不清剛剛所見究竟是幻是真。

因此就算錯謬、荒誕也無妨。只要有抒情美，美就可被視為現實，這就是某人能信心滿滿在此寫下甲骨文的原因吧！但如此一來，「現實」何辜？

我是指，為何實際存在於此的土地，必須淪為抒情的工具，承載那些沒有現實基礎的妄執？而且這樣的文字，還被刻在石上，持續流傳到後世。即使深知修辭背後的理路，我也很難一笑置之。

或許，是因為神話辜負了生命。

好像說得太離奇，不過虎字碑旁的甲骨文，難道不是神話的案例嗎？對赤炎紅禍的憤怒與指控，大概在反共文學時代燃燒得最熾烈吧！但當時作為口號的反攻大陸云云，現在我們已知道沒有現實基礎，只是精神性喊話；神話就是那樣，正如山西祠裡四千年的古文物、成為殖民地之神的能久親王，都建構在似是而非的根據。我不反對這種神話喔！沒有激情就不足以扭曲現實，為了與現實搏鬥而傷痕累累的靈魂，肯定也有美麗之處，可是……

沒有現實基礎也無妨，神話至少該有生命的基礎吧？

就像巴賽族，他們失落了語言與文化，如今想重拾過去，其神話的基礎，就是他們數百年間確實居住於這塊土地的事實。土地承載的記憶在時間中沉澱，要是沒有形成傳承的生活經驗，理應長不出神話才對。

但有種神話例外。

那就是動員整個現代國家，透過教育強制推動的國家神話——

這種神話不需要生命。那麼終有一天，將會覆蓋生命的新芽，進而連土地也否定吧！就像從草嶺能看到中國，這種事在神話裡說得過去，但相信這種事，還能聽見那些密藏在草嶺，迴盪不絕的時代聲響嗎？

噶瑪蘭

有著土地公廟的埕口離虎字碑不遠，大約只有幾分鐘路程，草嶺古道由此開始下行。旁邊有條前往桃源谷的小徑，看來會越過山頭。叉路旁是個二層樓高的觀景台，我信步走上階梯，欄杆邊，太平洋與龜山島映入眼簾。

那時有片佔據半個天空的烏雲，正從天空中心盪開，形成米灰色的巨大弧形。弧形正好與海岸的形狀重疊，讓我吃了一驚，因為視覺上，就宛如海岸的倒影落到空中。那是頗為震撼的景色。

更驚訝的是，明明在山上，卻聽見了海濤。

難以置信。應該是聽錯了吧？或許那是陣陣的樹濤？然而毫無疑問，那是海濤沒錯。從遙遠的海岸響起，穿過密林而來，如此均勻、平穩，就像海洋在

呼吸，令人戰慄。或許是我見識淺薄吧，但那是前所未有的體驗，明明離海岸有一公里遠，濤聲卻如此清晰！

在我看來，草嶺古道的這座觀景台，或許是眺望龜山島最佳的景點之一。首先龜形相當清晰，其他角度不見得這麼像龜；而且海灣形狀很可愛，遠方是有漁港的小鎮，「大里」。根據日本時代紀錄，從草嶺古道下去，沒多久就能到大里海岸，那裡是觀看海潮的好地方，因為有種種奇岩怪石。四月時，山坡會開滿百合，可惜我沒在正確的季節來，還沒機會檢證這份紀錄的真偽。

觀景台位於新北市與宜蘭縣交界，古道下去就是宜蘭。

下坡路輕鬆許多。越是往下，海濤聲就越清晰。即使海岸已完全被樹林遮住，那種溫柔聲響也自每個葉隙草縫間包圍而來，有著難以言喻的神秘感。來到中途，路旁有個盧宅遺址，根據解說牌，似乎也作為「客棧」之用；房旁有豬舍，前庭可以養雞。

說到客棧，我想到的都是武俠電影中的旅店，規模比這大多了。但仔細一想，作為荒山客棧，這才合理吧！平常是住家，有旅客經過就讓他們休息，也提供過夜。換言之，跟現在的民宿差不多。只能說不愧是入蘭正道，即使道路崎嶇，往來商旅也多到有住宿需求了。

現在的盧宅什麼都不剩，只剩一排樸素的石欄杆，長滿靜脈般的藤蔓。

★

從埤口走五十分鐘，就抵達草嶺古道的終點——大里天公廟。廟後方有一整排碑林，從那裡看海，龜山島就像浮在天公廟頂端，帶著點神仙故事色彩，跟觀景台看到的又是不同風韻。

但不得不說，遊客中心那位小姐是言過其實了。

離開天公廟，天色才正要暗呢！如果各位讀者跟我體力相當，這趟路大概只需兩個半到三小時，不算太艱難。或許是我臃腫遲鈍的樣子讓她擔心吧！或那種毫無計畫的风格讓她看不過去，總之，她低估了我走完古道的時間。

不過——

清國時代的生意人，肯定要花更多時間，畢竟沒有計程車送他們到登山口。說到底，古道根本沒這麼短，有些商人從基隆、瑞芳等地出發，就算越過雪山群峰，也要繼續深入到頭城以南，才能跟噶瑪蘭人做生意。加上攜帶貨物會拖慢速度，連續走幾天也不意外，難怪有客棧過夜的需求。

就算已設置噶瑪蘭廳，往返蘭陽恐怕還是艱鉅之行。

現在，淡蘭古道已經放下歷史任務，成為登山健行的休閒步道。因為上個世紀二〇年代，日本人挖通舊草嶺隧道，宜蘭線全線通車，當然就不需要這麼麻煩的山路了。

天公廟對面，鐵路與大里海岸平行地延伸出去。

根據日本時代文獻，這片海岸也是賞月勝地。大概是聽著濤聲，享受明月吧！確實格外風雅。前面說海岸有奇岩怪石，那是由一種稱為「單面山」的地形造成，海岸無數的岩板都依特定角度朝海崛起，再經海浪侵蝕，讓千層糕般的層層結構裸露出來，確實堪稱奇景。

然而天氣並不晴朗，實在不像能看到明月，我就放棄了。而且這個小村居然連便利商店也沒有，至少我沒找到買酒的地方，但賞月無酒，豈不是無趣了大半？加上走了幾小時，早就渾身大汗，濕透的衣服很可能在傍晚讓人著涼，就沒在大里等到晚上。

走進大里車站月台，差不多正是黃昏。天色暗暝，確實有種逢魔時刻的味道；就連剛剛走過的群峰，都像要消失在昏暗中，只剩月台燈光與遠方傳來的列車聲，轟隆轟隆……

夜在不知不覺中降臨。

區間車進站。我上了車，前往礁溪，在熱氣繚繞的溫泉鄉痛快度過。